# 《重说中国近代史》读书报告

朱志儒 16337341 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周二第9，10节课

15989184223

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的《重说中国近代史》，我心中感触颇多。老先生以“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为根本，将课堂讲义整理成《重说中国近代史》这本书，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向我们讲述了一段真实而又精彩的中国近代史。同一阶段的历史、同一个历史事件，不同的人看后会有不同的感受，可以说出不同的味道，恰如“一千个人的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张鸣老先生讲述的中国近代史给予我一个从高中教材得来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的全新面貌。

刚刚开始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被张老先生通俗、切中要点的语句所吸引。书的第一讲“中国近代政治史开场白”，便指出了中国人的三种心态：“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起初我有些难以接受，可是随着我渐渐地深入读了下去，我发现作者说的也是不无道理。第一种是怨妇心态，凡事以哭闹为主，就是觉得你们总欺负我们，你们从头到尾都欺负我们，我们冤得要死，我们苦大仇深，比窦娥还冤。总是在哭，总是在闹。不仅哭闹，还时不时要掀起衣襟给人看： 我这伤疤就是当初你弄的。第二种是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打不过我挠。我要反抗，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这个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但是我们觉得很好，还很推崇，因而创造出很多神话。如果当时斗争真有这么波澜壮阔，那英国人根本进不来，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有这段被称为半殖民地的历史。第三种是情妇心态。它跟前面两种心态正相反，在它看来，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不殖民我们怎么进步？但是被殖民的过程实际上是很屈辱的，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尤其对这个民族的上层精英来说。如果这些上层精英曾受过本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他们就会感到更悲哀。但是情妇心态把这一层抹掉了——就觉得殖民是好事，能看到它给被殖民国家带来文明，却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夺和奴役。这种心态，其实有点变态。“三妇”心态实际是我们国人对待近代历史比较常见的心态。这种“三妇”心态下的历史教育史很难让我们正确审视历史，或者更重要的是审视我们自己。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或者说是历史侧面。这并不是官方的历史教育说有负面影响，而是只有当我们知道更多、更细的时候才可能找到自己的真正位置。

到了第二讲“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这一时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已经经历了几代霸权的传递，这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呢？一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也就是我们政治上所说的封建国家的解体，或者说封建制的解体，以及商业革命——商业革命使欧洲商路畅通，也直接打通了世界商路，商业制度本身的行会制度也日渐没落。二是手工业的革命，西方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之前，首先经历了一场手工业的革命——能够制造出蒸汽机来，就说明这些国家的手工业工艺已经相当精湛。当时西方人造的火炮已进化到基本具备现代火炮雏形的程度了。而当时的中国火炮铸造粗糙，炮膛一点儿也不光滑，很容易就炸膛了，还没把敌人炸死，倒先把自己给炸死了。乾隆统治末期，其实国家已经不行了，国库亏空得很厉害。有这么一个太骄傲、太奢华的皇帝，国库就会有危险。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他的继任者嘉庆马上变得很节俭，哪里都不去了，花一分钱都不乐意，道光更是带头穿补丁衣服。皇帝容易吗？一看国库没钱了，都让老子花完了，他们也只能节省了。不过，至少在马嘎尔尼来华时，乾隆还是很牛的。英国人当时来华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来炫耀一下他们的工业文明，他们工业革命的成果。其二就是商量通商事宜，英国人希望中国可以按照西方规矩进行交流和贸易，希望能跟中国平等经商，通过行商来开展贸易，希望中国人能给英国商人提供一些据点，不要总是限制在广州一个地方。当时已经踏入康乾盛世的晚期，但是中国人还停留在康乾盛世的余晖之下，沾沾自喜。所以面对英国人的工业革命成果和商量通商事宜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乾隆皇帝只是挥一挥衣袖，说了一句：“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最终马嘎尔尼的炫耀与通商的两个目的都没有得到，不过他还收获了一批副产品——中国真正的国情，军事实力与海防要塞等。这就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军队送上了重要的砝码。

现在回望当年的鸦片战争，中英两国军队在物质上的差距并不算大，关键是战术境界差了档次。我们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组织已经落后了欧洲许多年，中国军队早就用上火器了，明朝就建立起了专执火器的神机营，但从来没有想过在军事组织上进行革新，将冷兵器时代的肉搏战法转变为现代利于使用火器的新式战法。清朝统治者和军队将领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因为在此以前他们没有遇到过像英国这样的对手。而一旦遭遇这样的强敌之后，他们就会觉得非常不适应。这么多能战之士，从全国各地征调到沿海，却是打一仗败一仗。我们历史书上所说的英雄，从关天培、定海三总兵到陈化成，这些英雄们的战绩都非常差，他们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死得比较壮烈。其实海龄是打得最好的，但我们却没把他当成英雄。总之，中英之间软件建设的巨大差距，导致这场战争一直呈现一边倒的态势，英军最终打到南京，中国被迫与其签订城下之盟。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开始迈出近代化的第一步，自此开始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张鸣教授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关键还在于具体的战争技术和战略境界比别人差太远。” 是的，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现代化的军事思想与策略，同时中国在当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国家，在面对海战等方面经验，技术与策略差得太远了。这种缺陷在甲午战争中也体现出来了，经过洋务运动的发展，中国在军事硬实力方面与日本并没有差距，可以说在舰艇，武器等方面还超过日本，但这场战中国还是被打败了。其中就是因为中国一味地以为“夷狄”强的是技，这个技术只是器物上的先进，而忽视这个技术还包括军事纪律，策略与知识，就像北洋水师，他们以为能开船就能打战，因而把总教习威理赶走了，也不遵守《北洋水师章程》了。但是中国人并不是真正懂得军舰的性能和海战的规律，中国总自以为自己很厉害，不肯踏踏实实学习别的国家打了多少场战，损失了多少士兵所获得的经验与方法。但是日本不一样，他们从来都有一个保持学习的心，他们一板一样都认认真真地做，可能就是这种严谨的态度才能让日本比中国少走很多弯路，有时候中国就是总想着走快捷方式，每一条路都没走透就急急忙忙换另外一条，或者总是匆匆忙忙地选择，没有长远的目光，规划好道路然后从一而终。

诚如张鸣教授所：“如果我们不知道或者完全无视这个过程，就很难在历史长河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很难安放自己的位置，在世界格局中也定位不好自己的位置。” 新中国未来的路还很长，所以只有在历史长河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才不会迷茫，不会重蹈覆辙。

本书的封底上印着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的所思取决于所见，我们的所见取决于视域。张鸣先生的《重说中国近代史》，既不是“执古以绳今”，也不是“执今以律古”，而是结合时代的命题，加以现实的关照。